

# 程门立雪

## 一个文人家庭的作品集

程树榛 程郭晓岚 著  
程黛眉 程黛眉 程黛眉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---

# 程门立雪

——  
一个文人家庭的作品集

---

程树榛

程郭晓岚

程黛眉

程黛眉

程贻眉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程门立雪：一个文人家庭的作品集 / 程树榛等著. —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9.10  
ISBN 978-7-226-03824-6

I. 程… II. 程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5532号

责任编辑：张笑阳 刘 燕

封面设计：瞿中华

程门立雪——一个文人家庭的作品集

程树榛 程郭晓岚 等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8 字数 249千

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2 000

ISBN 978-7-226-03824-6 定价：28.00元

# 程门立雪 (序)

程树榛

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是我们一家人的作品，之所以署以“程门立雪”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渊源。

我们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、程颐（世称“二程”）之后，论辈数，我是他们的第27代后人。根据家谱和有关史料记载，我们的先祖程颢（1032——1085）字伯淳，是北宋嘉祐进士，曾任湖上元（今江苏南京）主簿、晋城（今山西晋城）令等地方官，熙宁初，被荐为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，元祐初，被召为中正承。他早年与其弟程颐（1033——1107）就学于北宋大哲学家周敦颐，同为理学的奠基人。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有，“道是形而上，气是形而下”；说“天下只有一个理”，“理是心”，“天人本无二”，“天地之用，皆我之用”；宣扬“气禀”说，认为“人有贤、愚之分”，宇宙为“阴、阳二气演化”。竭力维护“三纲五常”、“周孔之道”，主张“灭私欲、存天理”。后来的南宋理学家朱熹，继承和发展了“二程”学说，构成了完整的“程、朱理学”体系，对后世1000余年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其思想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，但也有某些合理与进步成分，对他们的评价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考量，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。而“程门立雪”的典故，乃是与“二程”同时代的大学者杨时、游酢年轻时求见程颐的故事。据《宋史·杨时传》，“见程颐于洛，时盖年四十矣。一日见颐，颐偶瞑坐，时与游（酢）侍立不去。颐既觉，则门外雪深一尺



矣。”明初思想家谢应芳著《杨龟山祠》有诗云：“卓彼文靖公，早立程门雪。”于是，“程门立雪”便成为国人尊师重道的典故。我们程家亦以此为荣，将这个典故作为一种家传盛典予以世代传扬，历久不衰。我还记得：小时候我们程家家祠的大门上，高悬一块匾，上边刻着“立雪堂”三个大字；而在过年时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挂出硕大的红灯笼，灯笼上同样有“立雪堂”的字样，足以为证。

又据家谱记载，我们程家这一支原来居住在河南洛阳，后因躲避战乱，迁居到现在的江苏省邳县（古称下邳，现为邳州市），子孙繁衍，形成一个数百年的老村——程家圩，我1934年7月就出生在这里。由于祖上曾经官高爵显，故一直是名门望族，诗书传家，代代相袭，被誉为书香门第，直到我的祖父程作云，仍为前清的末代秀才，是家乡的一代名儒。

祖父一生从事教育，设塾于家祠，广招乡邻子弟，孜孜不倦地向他们传道授业，谆谆解惑，育以成才。因此，桃李遍四方。而他还以书法见长，先学柳公权楷体，后效王羲之行书，大笔一挥，笔走龙蛇，或如行云流水，或似天马行空。据说，当年来我们家向祖父求书者不绝于缕。遗憾的是，因饱受连年战乱与兵燹所苦，屡遭盗匪抢劫，再加上几次火灾，不仅家财毁尽，而祖父的墨宝亦荡然无存。

历经劫难，我们原为富庶的门庭此后便一蹶不振，到了我的父辈，即沦为平常百姓之家。幸有我的伯父程之藻（字耀卿），继承父志，苦读诗书，学业有成。他先是以教育为本，后又从事医疗事业，他苦心地钻研中、西医术，长期诊病疗伤进行实践，成为当地的名医。他心慈量宽，厚德载物，广结善缘，胸怀国家，

及时治疗受伤的新四军战士，得到父老乡亲 and 人民政府的热诚称赞。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“三三制”抗日政权时，伯父被推选为首届参议员。后来虽因时世多变，历经坎坷和多重磨难，但他仍活到百岁高寿，最后无疾而终。只是他的三个弟弟（包括我的父亲），均英年早逝，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。

我们这一代，根据旧的封建家庭大排行，共有兄弟四人。长兄树棠，为二伯父之子，中学毕业后，恰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出于满腔爱国热情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便投笔从戎。因受时代局限，他报考了黄埔军校，毕业后，成为国民党的一名军官。抗战八年，辗转于华中、西南各地，身经百战，与侵略者拼搏于疆场，多次负伤，也算为保卫祖国流了血；解放战争期间，他供职于傅作义将军部，随北平的和平解放而进入革命阵营。但后来受到极“左”路线的迫害，在教师的岗位上，死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中。

二哥树棠和三哥树荣都是大伯父的儿子。二哥从小聪慧，为伯父所钟爱，初中毕业后，考入清江（现在的江苏淮安市）医士学校，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算是苏北的医学最高学府了。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，遍地烽火，他难以去大城市的医疗机构就业，只好回到家乡，在伯父开设的乡村医院“屈尊”当了医生。对这个乡村医院，伯父当时很低调，不事张扬，名曰“农民诊所”。在门前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诊病疗伤但求有所；下联是：农村陋巷为便贫民。其宗旨一看自明。由于当时战乱中的农村，缺医少药，诊病困难，伯父的这个农民诊所，就给家乡那一带的疾病患者，带来了求医的方便条件。加上伯父中医功底深厚，二哥西医的医疗水平较高，父子俩中西结合，许多疑难病症都可以治疗，以致臻于药到病除之效，因而每天患者来往不绝，一时名扬下邳。



特别可贵的是，这一对父子医生，思想并不保守，我们家乡刚刚解放时，二哥便进入革命行列，成为我们县人民医院的业务领导。他率领全院医护人员，救死扶伤，不辞劳苦，受到群众和领导的广泛好评。但是，极“左”路线也没有放过他这个在生活上、工作上都曾经犯过错误的人，最终被迫害而死，使当地的乡亲失去一位非常信赖的好医生。

三哥树荣的命运平常而又坎坷。也是因为战乱的关系，他没有求学的机会，早早便辍学在家务农。他老实憨厚，勤于耕耘，使我们家的农田得以收获，以维持全家的生活，无饥馁之虞。但因我们家的成分不好，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，他也吃了不少苦头。好在他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，现在已届耄耋之岁，在儿孙绕膝中，颐养天年。

我在众兄弟中，年龄最小，排行老四。谈到我的生平，必须首先说一下我那英年早逝的父亲。父亲名之藩，是祖父最小的儿子。自小天资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尤其喜爱绘画和雕刻，被祖父母视若掌上明珠，对其期以厚望。但他却生不逢时，年龄很小时，祖父便去世了，家里灾祸频仍，使他没有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。不过，由于他过人的聪慧，而自学成才，及长，便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。同样作为清末秀才的外祖父家，慕我们程家的盛名和我父亲的才华，便把最心爱的女儿——我的母亲，许配给我的父亲。外祖父为孔子的名弟子颜回的后裔，在家乡亦属名门大户，和我们程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吧，所以才会结成亲眷。母亲在外祖父十二个子女中倒数第二，应属大家闺秀之列。与我父亲结婚后，夫妻感情甚笃，加上待人接物礼数周到，深受祖母和兄嫂的关爱。不幸的是，在我出生不到三岁时，父亲却意外地撒手

西去。年青的母亲，感到如同天塌地陷，痛不欲生。但是，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子，她必须活下去。一方面受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另一方面怀念父亲的感情，母亲一生没有走出程门，与我相依为命。

我幼年丧父，实属不幸。但由于母亲精心呵护，伯父母的疼爱，幼年并没有受到多大委屈。特别是诸位堂兄姊，钟爱我这个最小的弟弟，从牙牙学语时，便教我读书识字，虽处于动荡年代，我还能够及时获得了少年应有的知识，仅仅上了三年小学，却顺利地升入了当时苏北的名牌学校——江苏省立徐州中学。不久，徐州解放，我和众多青少年一样，得到新中国阳光雨露的滋养，茁壮成长。1953年，我高中毕业，以较好的成绩，考入了我国历史上创立的第一座高等学府——以北洋大学为前身的天津大学。

我是程家圩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当发榜的消息传到我的家乡时，我们那个百年老村沸腾了。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，祝贺我“金榜题名”。我们村那位年近90高龄的老族长，居然亲临我家，除了表示祝贺外，并向我和众亲朋详细讲述了我们程家的“光荣历史”：老祖宗“二程”的业绩，“程门立雪”的佳话，勉励我继承发扬程氏永怀“天理人心”的家教，秉持一贯“尊师重道”的精神，努力上进，以光耀程氏门楣。

我以一颗虔诚的心，接受了族长的谆谆教导，负笈北上，进入了大学之门。四年后，从天津大学毕业，走上生活，踏入漫长的坎坷的不寻常的人生旅途……

几十年来，我浪迹祖国遥远的北方，从北满草原，到风刮卜奎，后又落户冰城哈尔滨；从技术员到工程师，又改行从文，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，备尝人情冷暖，饱经人海沧桑；1990年，奉调来京主编《人民文学》杂志，在任15年，尝尽了文坛的酸甜苦辣，



人生百味。稍感欣慰的是，全家在京城团聚，四世同堂，亦程门之幸也！如今，高堂老母已届百岁，仍然康泰；三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，家庭美满；我和老妻都已年逾花甲，身体尚还粗健；儿孙满堂，备享天伦之乐，想是老来有福了。现在，国运昌隆，人民幸福，社会和谐，群情愉悦。躬逢盛世，二女黛眉兴之所至，选择全家在过去时日发表于报刊的部分作品，编纂成集，取名《程门立雪》，以为纪念，既告慰先辈，复冀望来者。

因以为序。

2006年12月20日于北京立雪堂

附记：这是2006年底我为《程门立雪》一书所写的序文。当时高堂老母仍然健在；但是，过了不久，老人在享年101岁之后，突然于2007年的春节前夕，无疾而终。老人走的时候非常平静，像睡熟了一样。我们全家都因为失去亲人而异常悲痛，但也非常欣慰——因为老人临终前没有经受任何痛苦。亲友们都说这是程门的“喜丧”。随之，母亲的遗体在北京的殡仪馆火化，然后，我们全家（大女儿专程从德国赶回）捧着老人的骨灰盒，回到江苏邳州程圩故里，和父亲的灵柩合葬在同一墓穴内。经过70多年的长别离，两位老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，从而了却母亲长久的夙愿。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。

谨将此书献给亲爱的父亲、母亲，愿二老在天之灵安享天福。

2007年12月20日补记于北京立雪堂

## 程树榛——父亲

1. 寸草难报三春晖 /004
2. 从三双黑眉毛到三枝梅 /024
3. 猫趣三题 /030
4. 二女黛眉 /039
5. 在德国走亲家 /044
6. 重逢在清华园 /057
7. 冷落西风吹不去 /062
8. 出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前后 /078
9. 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/088
10. 富拉尔基漫忆 /095

## 程郭晓岚——母亲

1. 春迟（中篇小说） /108
2. 青春的火花（短篇小说） /161
3. 寻找（小小说） /170
4. 冲浪者（报告文学） /173
5. 柞绸宝光（报告文学） /188
6. 红岸（诗歌） /202
7. 巡逻（诗歌） /203
8. 红匾（诗歌） /204
9. 在问号面前（小叙事诗） /206

## 程黛眉——长女

1. 孩子一样的祖母/210
2. 嫁衣轶事/215
3. 父母亲的同学们和我/221
4. 我妹/227
5. 年少不解/235
6. 安恬时光/243
7. 永记吾师/248



8. 燕南园思绪/250

9. 忘年/254

## 程黉眉——二女

1. 祖母语录/266

2. 关于男人/272

3. 母性/276

4. 红莓花儿开 父母那一代/280

5. 眉上的名字，梅上的名字/284

6. 感谢童话/288

7. 平淡的日子/293

8. 月光少年的马蹄/296

9. 我的神秘之花/299

## 程黉眉——小女

1. 雪花曼舞的冬天/308

2. 故事/312

3. 你便了解我的心/314

4. 晨思/316

5. 真情难收/318

6. 洋人打架/322

7. 镜片风波/326

8. 海边，有一行脚印（诗三首）/328

9. 让我们相识（外二首）/330

10. 真的去流浪（诗歌）/333

11. “不悲伤”的女人（外一首）/334

可爱的家庭（代跋）……………程黉眉/336





# 父亲

## 程树榛

193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州。  
195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，后到黑龙江工作33年，先后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。1990年起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15年，从事文学创作60年。

## 寸草难报三春晖

——悼念我亲爱的母亲

慈母心像三春晖，只有温暖只有爱

——引自一个歌谣

今年2月14日，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万分悲痛，难以自抑。回想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，想起她百年的艰难坎坷历程，想起她对我的生育之恩、养育之情，我不禁五内俱焚，悲从中来，眼泪每每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我悲愤天道无情，竟然夺走我唯一至爱的亲人。在无限悲痛中，我不由又忆起了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……

母亲生于江苏邳县（现改为邳州市）的一个颜氏大家族，与孔老夫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乃一脉相传，祖上诗书继世，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，以至我的外曾祖父，还是前清的末代秀才。不过，到了我的外祖父这一代，已失去煊赫，沦为平民，但仍葆有大家族的气派，在当地独树颜氏一支。外祖父先后曾经有两次婚姻，共生育12个儿女，男女各6人。在姊妹行中，我母亲排行第五。由于母亲生来聪慧毓秀，贤淑大度，备受父母关爱，视若掌珠。只可惜外祖父母过早去世，母亲靠兄姊培养成人。时因受兵燹所苦，家境渐趋困窘，母亲很小年纪便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。在田里，扶锄操镰，在家里，厨间灶下，家务农活，无不承担，针黹女红，样样通晓，成为一方有名的巧女。因此，我祖父母才慕名求人作

伐，将她许配给我父亲。

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、程颐（通称“二程”）之后，曾经历代为官，为逃兵燹，避居于人文荟萃的古下邳（即邳县）。我的祖父也是清末秀才，是当地的一代大儒，平日与我的外祖父亦有过从，彼此比较了解。我的父亲是祖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，也特别受到关爱，因得悉颜家我母亲的贤惠，所以才愿结通家之好。当然，外祖父也从多方面获悉我父亲的情况，而乐观其成。

母亲嫁到我们家时，正值军阀混战、盗贼蜂起之时。由于天灾人祸，我们这个望族之家，也由兴盛而衰微，虽门第高耸，声明远播，但实际上已经仓廩空虚、家道维艰了。可是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我祖父虽然去世很早，祖母仍然以长辈的尊严，维护着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，三十余口人丁，聚居在一起。我母亲初为人妇，长有高龄婆母，上有兄嫂，下有侄辈，处于夹缝之间，处处小心翼翼，生活如履薄冰。幸而与我的父亲感情甚笃，被巧为呵护，加上我母亲生性贤淑，善解人意，很快便取得祖母的怜爱，兄嫂的信任，侄辈的尊敬。虽然当时家庭生活艰窘，仍能和家人老少和睦相处，倒也觉得幸福美满。

詎料人生多变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我出生不久，刚刚牙牙学语时，父亲惨遭不幸，遽而撒手人寰，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，相依为命。

当时我还不满3岁，已经记不起父亲去世时那些悲痛的具体情状。朦胧中仅记得有一方硕大无朋的黑棺材，躺在我们住房的正中。一身缟素的母亲，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，她捶首顿足，痛不欲生。据母亲后来告诉我，她当时只感到天塌地陷，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。但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：不看死者还要看



活的。你若有不测，你这未满3岁的孩子，将何以生存下去？而我亦似有所懂事，伏在母亲的怀里，双手搂紧母亲胳膊，痛哭不已。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，也便紧紧地搂住了我，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：“为了你的亲骨肉，我要活下去，把他抚养成人，继承你的遗志，如你所盼望的那样，光耀程家门楣。”

母亲坚强地活了下来，但痛苦并未稍减。封建家庭的社会环境，传统的道德束缚，使她未能也不想从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，只是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，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。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，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，平日郁郁寡欢，沉默不语。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，便挎起食盒，拎起一筐冥钱，牵着我的手，到荒野之外，去为父亲上坟。她先是伏在坟



早年坚强的母亲

墓前，哀哀痛哭，既则把冥钱烧化，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，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，放好杯盘、碗筷，把酒杯斟满了酒浆，对空遥拜，口中轻声默念：你在天有灵，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，保护儿子健康成长，读书习礼，早点长大成人。然后，让我也跪拜一旁，教我向父亲祷告，乞求父亲在天之灵，佑护儿子身心康健，学业有成，鹏程万里。